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論王力上古喻四音值擬測的問題

doi:10.7013/CCTHCWHSNK.200312.0045

中正大學中文學術年刊, (5), 2003

作者/Author：張慧美

頁數/Page：45-59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2003/12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7013/CCTHCWHSNK.200312.0045>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的簡稱，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論王力上古喻四音值擬測的問題

張 慧 美

國立中正大學中文系副教授

摘 要

上古聲母因為問題本來就少，所以研究的人少，例如：聲母有五音一唇舌牙齒喉，而唇音之幫滂並明，上古也是「幫滂並明」；而韻母方面則相差很遠，如今天唸「a」的音，上古可能不唸「a」。而韻部的問題較複雜，所以研究方面就比較熱烈，這是客觀的問題。因此，一直到江永，都還守著宋代以來流行的三十六字母，認為這就是不可增減改易的聲母系統，而錢大昕首先注意到上古聲母問題而提出證據加以考訂。

自錢大昕以來，對上古音聲母的了解，很多地方突破了三十六字母的格局，取得輝煌成績。又自李方桂先生的《上古音研究》指出高本漢以下擬音系統分配不均勻的缺失，將其中僅出現於三等韻j介音前的諸多聲母予以取消，無疑為又一次的大步向前推進。

王力先生的上古聲母學說，大部分是從檢討前人之研究成果而來，但也提出了他不同於前人的意見。本文就王力先生上古喻四音值擬測的問題，進行探討。

關鍵詞：王力 上古音 喻四 音值 擬測

前言

由於閱讀《詩經》及其它上古韻語的需要，不能不觸及韻的問題，所以上古韻母的問題很早就受到學者的注意，從六朝開始就不斷有學者去探討它、解釋它，後來清儒更以科學方法接力式的投入，所以在古韻學方面清代已獲得十分可觀的成績。反觀聲母的情況就完全不同了，因為在閱讀先秦韻文的時候不易感到上古聲母有什麼特別，所以學者不太會去注意它。再者，韻母的研究很熱鬧，聲母則不是，這也有它們本身的問題。古聲母因為問題本來就少，所以研究的人少，例如：聲母有五音一唇舌牙齒喉，而唇音之幫滂並明，上古也是「幫滂並明」；而韻母方面則相差很遠，如今天唸a的音，上古可能不唸a。而韻部的問題較複雜所以研究方面就比較熱烈，這是客觀的問題。因此，一直到江永，都還守著宋代以來流行的三十六字母，認為這就是不可增減改易的聲母系統，而錢大昕首先注意到上古聲母問題而提出證據加以考訂。

自錢大昕以來，對上古音聲母的了解，很多地方突破了三十六字母的格局，取得輝煌成績。又自李方桂先生的《上古音研究》，指出高本漢以下擬音系統分配不均勻的缺失，將其中僅出於三等韻j介音前的諸多聲母予以取消，無疑為又一次的大步向前推進。

王力先生的上古聲母學說，大部分是從檢討前人之研究成果而來，但也提出了他不同於前人的意見。本文就王力先生上古喻四音值擬測的問題，進行探討。

壹、王力上古聲母系統之鳥瞰

(1)研究上古聲母之材料

王力先生在《漢語音韻》頁一九四(一九六三年)曾對上古聲母及韻母之研究成績加以評論，認為上古聲母的研究比韻母遜色多了。他說：

在漢語音韻學中，上古聲母系統的研究比不上上古韻母系統的研究成績來得大，主要原因在於材料比較缺乏。關於上古韻部的研究，我們有先秦韻文作為根據；關於上古聲母的研究，我們就沒有這樣優越的條件了。

至於研究上古聲母的材料有那些？他又說：

到目前為止，中國的音韻學家一般只能根據五種材料來研究上古的聲母：第一，是諧聲偏旁；第二，是聲訓；第三是讀若；第四是異文；第五是異切(不同的反切)。(註一)

在一九八五年出版的《漢語語音史》頁十七至十八中，王先生對於研究上古聲母的各項材料之可信度加以比較分析，他說：

關於聲母方面，成績就差多了。一般的根據是漢字的諧聲偏旁，其次是異文。我們知道，聲符和它所諧的字不一定完全同音。段玉裁說：「同聲必同部」。這是指韻部說的。這只是一個原則，還容許有例外。如果我們說：「凡同聲符者必同聲母。」那就荒謬了。……從諧聲偏旁推測上古聲母，各人能有不同的結論，而這些結論往往是靠不住的。其次是異文也不大可靠。異文可能是方言的不同，個別地方還是錯別字。我們引用異文來證古音，也是要謹慎從事的。

有人引用外語譯文(主要是佛經譯文)來證明上古聲母。這只能是次要證據，不能是主要證據。因為翻譯常常不可能譯出原來

音。……我們不能要求古人把梵文的原音完全準確地譯成中文。單靠譯文來證明上古聲母，看來不是很妥當的辦法。

有人引用漢藏語系各族語言的同源詞來證明漢語上古聲母，這應該是比較可靠的辦法。

誠如王先生所說，「聲符相同的形聲字，聲母不一定相同」。但是聲符相同的形聲字，即使聲母不完全相同，其所屬聲類(指發音部位相同的音類，即五音)卻大致相同，而漢字百分之八十以上是形聲字，因此形聲字仍為我們研究上古聲母系統提供了有利的條件。

其次，對於上古聲母的研究，異文也不失為一項可用的材料。因為上古沒有發明印刷術，書籍流傳，主要靠手工抄寫；同一個詞，或因師承不同，或因記憶有誤，經過輾轉傳抄，往往寫成了不同的字。這些字原來代表同一個詞，讀音應相同或很相近，聲母自然相同，至少相近。因此，根據這些異文，可以考見上古漢語聲母分合的情況。例如：「匍匐」、「扶服」、「扶伏」、「蒲伏」都是同一個詞的不同寫法，古代聲母應當相同。然而字義相同也可能發生異文，例如：「初、始」，字義雖同，聲音上卻不相關，因此使用異文時，應謹慎分辨。所以利用異文來證古音，確實要像王先生所說的「謹慎從事」了。

至於「讀若」(或讀如)，是在反切沒有發明的時候，古人用一個音同或音近的常用字來比擬某一個難字的讀音，這類例子也可以用來研究上古聲母。

再如「聲訓」，古人常取音同或音近的字來探求事物得名之由，叫做「聲訓」，其中有一些材料也可以作為我們研究古代聲母的依據。如《釋名》：「邦，封也」、「馬，武也」。「封」與「邦」；「馬」與「武」，除了韻母有關外，聲母也相同，它們古代都讀重唇音。

至於引用現代方言、古代外語借詞、漢藏語系同源詞來證明上古聲母，也都是研究上古聲母系統的重要參考材料。除了王先生所提到的材料外，還有從中古韻書中所歸納出的聲類，也是可根據的材料。因為上古聲母系統實際上是通過考究上古各種語音材料，以及中古三十六字母和韻書中聲類(聲母)的分合異同而得出來的。

對於上古聲母數目之多寡，王先生認為：

中國音韻學家對於上古聲母的研究，總不外是在守溫三十六字

母基礎，進行一些合併工作。他們總以為上古的聲母較少。他們用簡單化的辦法來處理上古聲母問題是不對的，但是他們所發現的情況有很大的參考價值。

王先生只提到「進行一些合併工作」，其實上古聲母不只是合併而已，也有離析，例如喻母在中古只是一個聲母（也就是喻三、喻四皆為零聲母），但喻三、喻四在上古卻有不同的來源，如曾運乾所說：「喻三歸匣，喻四歸定」。可見上古聲母並不僅僅是合併中古聲母而已。

總的來說，王先生的上古聲母學說，大部分是從檢討前人之研究成果而來，但也提出了他不同於前人的意見。在上古聲母音值的擬定上，王先生亦前後有不同意見。

(2) 上古聲母之分類與擬音

在上古聲母的分類方面，王先生前後略有改變。在《漢語史稿》(1957-1958年)與《漢語音韻》(1963年)中分為六類三十二母；在《詩經韻讀》(1980年)、《楚辭韻讀》(1980年)、《同源字典》(1982年)、《漢語語音史》(1985年)中改為六類三十三母；比三十二母多出一個「俟」母。

茲將其六類三十三母列表如下

發音部位 發音方法		雙唇	舌尖前	舌尖中	舌葉	舌面前	舌根	喉
塞 清 音	不送氣	p (幫非)		t (端知)		t̪ (照)	k (見)	ʔ (影)
	送氣	p' (滂敷)		t' (透徹)		t̪' (穿)	k' (溪)	
	濁	b (並奉)		d (定澄)		d̪ (神)	g (群)	
	鼻音	m (明微)		n (泥娘)		n̪ (日)	ŋ (疑)	
邊音				l (來)		ʎ (喻四)		
塞 擦 音	不送氣		ts (精)		tʃ (莊)			
	送氣		ts' (清)		tʃ' (初)			
	濁		dz (從)		dʒ (床)			
擦 音	清		s (心)		ʃ (山)	ʃ̥ (審)	x (曉)	
	濁		z (邪)		ʒ (俟)	ʒ̥ (禪)	ɣ (匣、喻三)	

茲錄「王力歷來上古聲母音值異同表」於下(註二)

		著作 上古聲母	漢語史稿 (1957-58)	漢語音韻 (1963)	詩經韻讀 (1980)	楚辭韻讀 (1980)	同源字典 (1982)	漢語語音史 (1985)
喉		影	○	○	○	○	○	○
		見	k	k	k	k	k	k
牙 音 (舌 根)	牙 音 (舌 根)	溪	k'	k'	k'	k'	k'	k'
		群	g'	g'	g	g	g	g
		疑	ŋ	ŋ	ŋ	ŋ	ŋ	ŋ
		曉	x	x	x	x	h	x
		匣(喻三)	ʁ	ʁ	ʁ	ʁ	ʁ	ʁ
舌 音	舌 頭	端(知)	t	t	t	t	t	t
		透(徹)	t'	t'	t'	t'	t'	t'
		定(澄)	d'	d'	d	d	d	d
		泥(娘)	n	n	n	n	n	n
		來	l	l	l	l	l	l
	舌	照(照三)	t ₂	t ₂	t ₂	t ₂	t ₂ j	t ₂
		穿(穿三)	t' ₂	t' ₂	t' ₂	t' ₂	t' ₂ j	t' ₂
		神(床三)	ʈ'	dʒ'	dʒ'	dʒ'	dj	ʈ
		日	n ₂	n ₂	n ₂	n ₂	nj	n ₂
	上	喻(喻四)	d	d	j	j	j	ʎ
		審(審三)	ʃ	ʃ	ʃ	ʃ	s ₂ j	ʃ
		禪(禪三)	ʒ	ʒ	ʒ	ʒ	z ₂ j	ʒ
		莊(照二)	tʃ	tʃ	tʃ	tʃ	tz'	tʃ
		初(穿二)	tʃ'	tʃ'	tʃ'	tʃ'	ts'	tʃ'
齒 音	正 齒	床(床二)	dʒ'	dʒ'	dʒ	dʒ	dz'	dʒ
		山(審二)	ʃ	ʃ	ʃ	ʃ	s'	ʃ
		俟(禪二)			ʒ	ʒ	z'	ʒ
	齒 頭	精	ts	ts	ts	ts	tz	ts
		清	ts'	ts'	ts'	ts'	ts	ts'
		從	dz'	dz'	dz	dz	dz	dz
		心	s	s	s	s	s	s
		邪	z	z	z	z	z	z
唇 音	唇 音	幫(非)	p	p	p	p	p	p
		滂(敷)	p'	p'	p'	p'	p'	p'
		並(奉)	b'	b'	b	b	b	b
		明(微)	m	m	m	m	m	m

王先生除了將上古聲母分爲六類三十三母並擬定音值外，而且做了「先秦三十三聲母例字表」，見於《漢語語音史》頁二十五至三十三。

關於上古音的重建，王先生在《漢語史稿》頁六十九認爲有一個重要的原則，他說：

語音的一切變化都是有制約性的變化。這就是說，必須在完全相同的條件下，才能有同樣的發展。反過來說，在完全相同的條件下，不可能有不同的發展，也就是不可能有分化。……這是歷史比較法的一個最重要的原則，我們不應該違反這一個原則。這一個原則並不排斥一些個別的不規則的變化。由於某種外因，某一個字變了另一個讀法，而沒有牽連到整個體系，那種情況也是有的。不過，那只是一些例外，我們並不能因此懷疑上述的原則。

周師法高在〈論上古音和切韻音〉一文中，更闡明了王先生的「不規則變化」，他說：

不規則的變化可能由於方言混合，類推的錯誤、頻率(即出現次數)的不同等等原因。

了解了王先生在上古聲母之分類與音值的擬定以後，接下來就要看看他是如何的檢討與分析前人的古聲母學說，進而歸併、離析中古聲紐爲其上古之六類三十三聲母之結果。本文專就王力先生上古喻四音值擬測的問題，進行探討。

貳、問題之檢討

(1) 喻四歸定的問題

王先生對於喻四的來源，並沒有一個確切的結論，他在〈黃侃古音學述評〉一文(註三)中說：

至於喻四歸定，就只能了解爲近似，不能了解爲相同。……也可能不止一個來源。

近人尋仲臣〈喻四來源的再探索〉(註四)一文中認為：

喻四歸定之說卻至今還存在不同的看法。陸志韋認為：喻四歸定說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古音說略》)。史存直認為喻四歸定說；可能有以偏概全的危險，還不足以視為定論(《漢語語音史綱要》)。張世祿認為：喻四與定母的關係則尚須討論(《音韻學入門》)。這說明關於喻四(以母)的來源問題，還有必要作進一步的探討。

尋先生為進一步探討喻四的來源，便由諧聲、又讀(反切異文)，經籍異文等不同的方面來溯查喻四的來源。

尋先生並整理《廣韻》以母的諧聲情況如下表(註五)：

聲類	舌 音						喉 牙 音						齒音(齒頭)				
字母	端	透	定	知	徹	澄	見	溪	群	曉	匣	于	精	清	從	心	邪
諧聲字數	16	53	74	5	16	35	33	9	4	11	17	1	4	3	5	25	31
聲類諧聲字數和百分比	199 占 58%						57 占 22%						68 占 20%				

他說：

從上表統計看，……這和《說文》的以母諧聲情況是基本一致的。這一事實有力地說明，中古以母的來源主要是三方面：第一是上古的舌音端系，第二是上古的喉牙音曉見二系，第三是上古的齒音精系。

尋先生又從《廣韻》中的又讀材料上去探索，結論亦是：「中古以母來源於上古的端見精等系。」

此外尋先生也從經籍異文來看以母的來源，並舉出三類的例子。A：端系與以母。B：見系與以母。C：精系與以母。並且從他所舉的例子中證明以母與上古端系、見系、精系之聲相通。尋先生最後的結論是：

中古以母不只是來自定母，喻四歸定說是不全面的。以母的上

古來源主要是舌音端系，其次是喉牙音曉見二系，再次是齒音精系(主要是心母)。從時間上說來自喉牙音的較早，確切的時代因材料不足尚難確定。從端系分化出以母則在漢代，以母的完全獨立大致可定在《說文》成書的前後。

的確，我們對於曾運乾〈喻母古讀考〉一文中提出的「喻三古隸匣母，喻四古隸定母」的這兩句話，似乎應分開去了解。「喻三古歸匣」已被當代多數音韻學家所接受。但喻四古歸定，則不是全面的。從音韻的結構上來說，定母出現在一等、四等，澄母出現在二等、三等，這一點已成定論，喻四不能把澄母的位置擠掉，所以實在是找不出其他的語音條件可以解釋喻四和定母的分化。王力先生在《中國語言學史》頁一七八中也說：(註六)

不是喻四歸定，只是喻四在上古接近定母。

(2) 喻四音值擬定的問題

對於研究上古聲母，王力先生曾說：「最困難的問題是喻四音值的擬測。」他對喻四音值的擬測，有過三次的改變。

第一次是在《漢語史稿》和《漢語音韻》中，擬為[d]。《漢語史稿》頁七三至七四中說：

三十六字母中所謂喻母，在切韻裏嚴格地分為兩類，即雲母(喻三)和餘母(喻四)。它們有著完全不同的來源。……從諧聲系統來看，也很明白地看出這兩大類。餘母的字，絕大部分和端透定相諧，小部分和邪母等相諧，可見它的上古音是d。……上古的d到中古失落了，剩下來是些以半元音j起頭的字例如「怡」， $die \rightarrow j\bar{e}$ ，「陽」 $d\bar{y}aŋ \rightarrow j\bar{y}aŋ$ 。按漢語的情況來說，不送氣的破裂音比較容易失落，例如現代廣東台山方言的「刀」是 $tou \rightarrow ou$ ，雲南玉溪方言的「高」是 $kau \rightarrow au$ 。

慧案：像王先生所舉的 $tou \rightarrow ou$ ， $kau \rightarrow au$ 例子，在方言中很少，我查閱《漢語方音字彙》也找不到一個例子。況且這些例子並不能證明喻四歸定，因為喻四上古是濁聲母，而王先生所舉的例子都是清聲母。

第二次是在《詩經韻讀》和《楚辭韻讀》中擬爲[j]。《王力文集》第六卷頁四五《詩經韻讀》總論中說：

喻母四等字的上古音讀最難確定，以前有人把它一律讀入定母，未免太簡單化了，我曾把它擬成定母的不送氣(d)，也很勉強。高本漢把喻四的上古音分爲d、z兩類，也缺乏可信的根據。現在姑且擬成一個j，這個j只代表一個未定的輔音，以待進一步的研究。

第三次是在《同源字典》和《漢語語音史》中擬爲[ʌ]。《同源字典》頁七十至七一中說：

最困難的問題是喻四音值的擬測。高本漢定爲不送氣的d(定母定爲送氣的d')，我在漢語史稿中採用了高本漢的說法。其實是不合理的。語言有它的系統性，牙音、齒音、唇音濁母都沒有送氣不送氣的對立，惟獨舌音濁母有送氣不送氣的對立，這是不可思議的。我現在認爲，濁母送氣不送氣是任意的(跟現代吳語一樣)，喻四的上古音不可能是d。我初步認爲它是個ʌ，因爲喻四實際上是三等字，應該與照系三等同類，照系三等的上古音是t, t', d, n, ɕ, ʒ, 那麼，喻四的上古音應該是與n同發音部位的ʌ。

在《漢語語音史》頁二三中說：

現在我有新的擬測，把喻四的上古音擬測爲[ʌ]。這是與[t], [t'], [d]、同發音部位的邊音，即古代法語所謂軟化的l(lmouill'e)。法語在fille(女子)，bouillon(肉湯)，tailler(剪裁)等詞中，l是軟化的l，後來變爲半元音[j](fille=[fi:j], bouillon=[bu'j], tailler[ta'je]。漢語喻母四等也一樣，在上古時代是個[ʌ]，到中古時代變爲半元音[j]。

喻四的音值究竟要如何擬定？茲列出以下數家之看法。

1. 高本漢認為定母在上古爲*d，喻四在上古分爲兩類，一類爲*d，另一類爲*z。

關於擬爲*d這一點，王先生在《同源字典》與《漢語語音史》中，已從語言的系統性上來批評高氏的擬音不當。潘悟雲先生也批評高氏的擬音，他說：

如把喻四構擬作*d，則很難解釋它和來母（高擬作*l），心母，邪母，審母的諧聲、假借關係。從借詞譯音和親屬語的比較材料來看，喻四也決不是*d。（註七）

2. 王力先生認為喻四來自上古的*ʎ。潘悟雲先生批評他說：

這個擬音顯然比高本漢要好，因為它是響音，屬於次濁一類，對於向中古j的演變可以作出合理的解釋。但是，它的缺點是不能解釋跟塞音聲母定、透、澄、徹之類的諧聲、假借現象。（註八）

3. 李方桂先生把喻四擬作*r。他認為喻四應當很近似英文ladder或者latter中間的舌尖閃音。（註九）

4. 周法高師將喻四和舌齒音相通的那一部分，擬作*ri；喻四和喉牙音相通的那一部分，擬爲*ʎri。（註十）又說：喻_四紐字*ʎ_r→r→i，第一步是和喉牙音發生關係的喻_四紐字失去了ʎ，就和另一大部份喻_四紐字合併爲r，第二步r顎化逐漸變成擦音（註十一）。周師的擬音，基本上與李方桂先生擬音的道理是一樣的。

5. 陳新雄師認為喻紐字在諧聲字上每與端、透、定諸紐諧聲，根據諧聲通則，凡同諧聲必同部位，喻紐既常與端透定諸紐諧聲，則其在上古必屬舌尖塞音一類無疑，因此高本漢乃假定其上古音值爲不送氣之著舌尖塞音[d]。陳師認為高氏所言極為有見，因此對高氏此說亦深以爲然。不過對於高氏將[d]之演變所作之解釋，則略有不同的看法。（註十二）

6. 包擬古、蒲立本和鄭張尚芳根據古代的借詞、譯音和親屬語的比較材料，把李方桂先生系統中來和喻四的上古擬音換了一下，認為喻四爲*ɭ，來母爲*r。潘悟雲（註十三）、龔煌城（註十四）先生亦贊同他們的看法。

李方桂先生將喻四擬爲[r]的意義，就是認為它在上古只有一個來源，[r]

可解釋因為它們的發音部位相同，且同屬濁音，所以它和端系諧聲的關係，並可說明和心、邪亦是發音部位相同而有諧聲的關係，至於和見系諧聲者，則擬為複輔音[gr]。因此，喻四如擬為李方桂先生所說的[r]，似乎好處較多。因為[r]既可當作聲母，也可當二等的介音，並且[r]既能解決它跟舌尖音諧聲的問題，也能用[gr]來解決它跟舌根音諧音的問題。至於[r]與[d]的發音部位雖然相同，但是[d]除了可當聲母外，卻不能當介音使用。而且有如王先生與龔先生所提出之缺點。王先生並在〈上古音學術討論會上的發言〉（註十五）中說：

李先生（慧案：指李方桂先生）把喻母四等擬成r一類的東西，對此我也很高興，因為那個喻母四等我一直沒法子處理。我前幾年寫的文章假定它還是中古那個音，還是一個j，到了最近一兩年我才改變了，我把它擬成Λ，這個Λ和r非常接近。可見我們是所見略同。

竺家寧先生也在其所著《聲韻學》頁五九四中說：

李方桂把把喻四擬為[r]，很有道理。這樣，在上古單聲母中就俱備了一對流音[l]和[r]。喻四和其他聲母的接觸，都可以由[r]所構成的複聲母得到合理的解釋，因為流音通常總是作為複聲母的第二成分，例如br>r、gr>r。

雖然根據曾運乾的考證，喻四和定母的關係的確很密切，但把喻四的音值也擬為[d]，這就和定母完全一樣了。喻三之所以能併入匣母，是因為正好匣母缺三等，讓喻三來補上這個空，因此，它們的聲母雖然都是[ɣ]，而韻母並不完全一樣。至於定母和喻四的關係就不一樣了，定母有一、四等，如果喻四再併進去，兩個四等的讀音完全一樣，那後來又怎麼會分化呢？李方桂和王力先生對喻四的音值問題都採取很謹慎的態度，原因就在於此。所以基於上述之理由，喻四之擬音以李方桂先生的辦法擬為[r]為適。因為如果用王先生的擬音[Λ]，則不能解釋喻四與其它聲母的諧聲與假借之現象。

註釋

註一：見《漢語音韻》頁一九四。

註二：錄於吳世峻碩士論文《王力上古音學說述評》頁二四五至二四七(慧案：我以原書校對過，吳君所整理的王力擬音表，共有17個錯誤處。現已將其全部更正了)。

註三：見於《王力文集》第十七卷頁408。

註四：見《齊魯學刊》1990年第三期。

註五：《廣韻》以母的諧聲偏旁較多，尋先生只取了先秦文獻中出現較多而主要又是一些獨體字的以母聲旁四十六個，共諧342字（除以母本母字和照系三等字以外）。

註六：見1987年谷風出版社出版。

註七：見其〈非喻四歸定說〉。《溫州師專學報》(社會科學版)1984年第一期。

註八：同註七。

註九：見《上古音研究》頁十四。

註十：見《中國音韻學論文集》頁一三二。

註十一：同註十，頁一三七。

註十二：參見《古音學發微》頁一二〇三至一二〇五。

註十三：同註七。

註十四：見〈從漢藏語的比較看上古漢語若干聲母的擬測〉。《聲韻論叢》第一輯頁七十五。

註十五：見《語言學論叢》第十四輯頁十四。

參考資料

- 王 力：《中國音韻學》，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
- 《漢語史稿》上冊，北京，科學出版社，1957。
- 《漢語史稿》中、下冊，北京，科學出版社，1958。
- 《漢語音韻》，北京，中華書局，1963。
- 《同源字典》，北京，商務印書館，1982。
- 〈漢語語音史上的條件音變〉，《語言研究》4，1983。
- 《漢語語音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5。
- 《王力文集》二十卷，山東教育出版社，1984—1991。
- 李方桂：〈上古音研究〉，《清華學報》9（一、二期合刊），1-61，1971（又1980北京商務印書館。）
- 周法高：《中國音韻學論文集》，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84。
- 龍宇純：〈上古音芻議〉，《中研院史語所集刊》，第九十六本第二分，台北，1998。
- 陳新雄：《古音學發微》，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72。
- 《古音研究》，台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1999。
- 竺家寧：《聲韻學》，台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1991。
- 李葆嘉：《清代上古聲紐研究史論》，台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1996。
- 吳世駿：《王力上古音學說述評》，台北，東吳大學碩士論文，1989。
- 何九盈：《上古音》，北京，商務印書館，1991。
- 曾運乾：〈喻母古讀考〉，《東北大學季刊》第二期，1927。
- 尋仲臣：〈喻四來源的再探索〉，《齊魯學刊》第三期，1990。
- 潘悟雲：〈非喻四歸定說〉，《溫州師專學報》第一期，1984。
- 劉 頤：〈喻、邪兩紐古讀試探〉，《武漢大學學報》第二期，1957。
- 嚴學群：〈上古漢語聲母結構體系初探〉，《江漢學報》第六期，1962。
- 龔煌城：〈從漢藏語的比較看上古漢語若干聲母的擬測〉，《聲韻論叢》第一輯，1994。

- 《語言學論叢》第十四輯，北京大學中文系《語言學論叢》編委會編，1987。
- 《中國大百科全書—語言文字》分冊，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88。
- 《漢語方音字彙》，北京大學語言學教研室編，1989年第二版。
- 《語言學辭典》，陳新雄、竺家寧、姚榮松、羅肇錦、孔仲溫、吳聖雄編著，台北，三民書局，1989。
- 《中國語言學大辭典》，江西教育出版社，1991。
- 《音韻學辭典》湖南出版社，1991。